

稽古堂訂正南部新書

庚

宋 錢後人希白撰

明 寓公高承 挺較

李敬彝宅在洛陽毓財坊土地最靈家人張行
周事之有應未大水前預夢告求飲食至其
日率其類過水頭竝不衝圯

丘爲致仕還鄉特給祿俸之半旣丁母喪州郡
疑所給請於觀察使韓滉滉以爲授官致仕



本不理務特令給祿以恩養老臣不可在
喪爲異命仍舊給之唯春秋二時羊酒之直
則不給雖程式無文見稱折衷

開元末有人好食羊頭者常辰出有怪在馬羊
頭人身衣冠甚偉告其人曰吾未之神也其
屬在羊吾以爾好食羊頭故來求汝汝輟食
則已若不巳吾將殺焉其人大懼遂不復食
至德二年十月二十二日豐樂里開業寺有神

人足跡甚多自寺門至佛殿先是闍人宿門
下夢一人長二丈餘被金甲執槩立於寺門
外俄而以手軋其門扃鏑盡解神人卽俛而
入寺行至佛殿顧望久之而沒闍人驚寤及
曉視其門已開矣卽具以夢白於寺僧共視
見神人之跡遂言示兆聞肅皇命中使驗之
如其言

段成式姪女乳母阿史本荊州人嘗言小時見

隣居百姓孔謙籬下有蚓口露雙齒壯下足
如絃長尺五行疾於常蚓謙惡遽殺之其年
謙喪母及兄叔因不可得活

長安安邑坊玄法寺者本里人張頻宅也頻嘗
供養一僧僧念法華經爲業積十餘年張門
人譖僧通其侍婢因以他事殺之僧死後闔
宅常聞經聲不絕張尋知其寃因捨宅爲寺
建中二年南方貢朱采鳥形如戴勝善巧語養

於宮中斃於巨鵬內人有金花紙上爲寫多
心經者尋泚犯禁闈亦朱采之兆也

元和以來舉人用虛語策子作賦若使陳詩觀
風乃教六以妄爾

沃州山禪院在剡縣南三十里頗爲勝境本白
道猷居之太和二年有頭陀白寂然重修白
居易爲其記白君自云白道猷肇開茲山白
寂然嗣興茲山白樂天垂文茲山沃州與白

氏有緣乎

吳郡陸懷素貞觀二十年失火屋宇焚燒竝從
煙滅唯金剛般若經獨存函及標軸亦盡唯
經字竟如故

房光庭嘗送親故葬出定鼎門際晚且饑會鬻
蒸餅者與同行數人食之素不持錢無以酬
直鬻者逼之光庭命就我取直鬻者不從光
庭曰與你官銜我右臺御史也可隨取直時

人賞其放逸

長安四年十月陰雨百餘日不見星明年正月
誅張易之等

裴洎人相之年才四十四鬚髮盡白

杭州靈隱山多桂樹寺僧云此月中種也至今
中秋望夜往往子墜寺僧亦嘗拾得而巖頂
崖根後產奇花氣香而色紫芳麗可愛而人
無知其名者招賢寺僧取而植之郡守白公

樂天尤愛賞因名曰紫陽花

溫璋爲京兆尹一日聞挽鈴者三乃一鴟也尹曰是必有探其雛者來訴爾命吏隨之果得揆雛者乃斃之

天寶末有密採艷色者當時號爲花鳥使呂向獻美人賦以諷之

有人問趙州師年多少師曰一串念珠使不盡終年一百二十歲

英法師至中印度居那爛陀寺館於幼日王院覺賢房第四重閣日供步羅果一百二十枚大人米等

吳融字子華越州人弟蛻亦爲拾遺蛻子程爲吳越丞相尚武肅女程子光謙光遠二人皆爲元帥府推官入京竝除著作郎皆去光字謙尋卒遠終於水部郎中累牧藩郡

咸通中令狐絢嘗夢李德裕訴云吾獲罪先朝

過亦非大已得請於帝矣子方持衡柄誠爲
吾請俾窮荒孤骨得歸葬洛陽斯無恨矣他
日令狐率同列上奏懿皇允納卒獲歸葬
孔子廟始貞觀年立之文皇書額洎武后權政
額中加大周二字至大中四年馮審爲祭酒
始奏琢去之

內外官職田三月三十日水田四月三十日麥
田九月三十日已前上者入後人已後上者

人前人

程元振帥兵經畧河北夜襲鄴俘其男女千人
去鄴八十里閱婦人有乳汁者九十餘人放
歸鄴鄴人爲之設齋

苗晉卿爲東都畱守有士健屢犯科禁罪當杖
罰謂之曰畱守鞭武人甚易捨之甚難捨人
之所易遂捨之武人自勵卒成善士

含元殿側龍尾道自平階至凡詰屈七轉由丹

鳳門北望宛如龍尾下垂于地兩垠欄檻悉以青石爲之至今五柱猶有存者興慶宮九龍池在大同殿古墓之南西對瀛洲門周環數頃水極深廣北望之渺然東西微狹中有龍潭泉源不竭雖歷冬夏未嘗減耗池四岸植嘉木垂柳先之槐次之榆又次之兵寇已來多被剪伐

南中紅焦花色紅有蝙蝠集花中南人呼爲紅

蝠

景通禪師初參仰山後住晉州霍山化緣將畢先備薪於郊野徧辭檀信食訖行至薪所謂弟子曰日午當來報至日午師自執燭登積薪上以笠置頂後作圓光相手執拄杖作降魔杵勢直終於紅焰中

滕王蛟蟻園有名江夏班大海眼小海眼村裏來菜花子

令狐相絢以姓氏少族人
有投者不恡其力
繇是遠近皆趨之
至有姓胡冒令者
進士溫庭筠戲爲詞曰
自從元老登庸後
天下諸胡悉帶令

貞觀六年王珪任侍中
通貴漸久不營私廟
四時備祭於寢爲有司
所彈文皇優容之特爲
置廟於永樂坊東北角

司刑司丞陳希閔以非才
任官庶事凝滯司刑
府史目之爲高手筆言秉
筆支領半日不下故目之
爲高手筆又號按孔子言
竄削至多紙面穿穴故名
按孔子

陳懷卿嶺南人也養鴨百
餘頭後於鴨欄中除糞糞
中有光燭燭然試以盆水
沙汰之得金十兩乃覘所
食處於舍後山足下因鑿
有甃金銷得數千斤時人
莫知懷卿遂巨富仕至
梧州刺史

舊吳脩爲廣州刺史未至州有五仙人騎五色
羊負五穀而來今州廳梁上画五仙人騎五
色羊爲瑞故廣州謂之五羊城

裴旻山行有山蜘蛛垂絲如疋布將及旻引
弓射殺之大如車輪因斷其絲數尺收之部
下有金瘡者剪方寸貼之血立止

魏知古年七十卒於工部尚書妻蘇氏不哭嗆
襲訖舉聲一慟而絕同日合葬

曲江池天祐初因大風雨波濤震盪累日不止
一夕無故其水盡竭自後宮闕成荆棘矣今
爲耕民畜作陂塘資澆溉之用每至清明節
都人士女猶有汎舟於其間者九龍池上巳
日亦爲士女汎舟嬉遊之所

白傅葬龍門山河南尹盧貞刻醉吟先生傳立
于墓側至今猶存洛陽士庶及四方遊人過
其墓者必奠以卮酒塚前常成泥滓

裴說應舉只行五言詩一卷至來年秋復行舊
卷人有譏者裴曰只此十九首苦吟尚未有
人見知何暇別行卷哉咸謂知言
宜皇製泰邊陲曲撰其詞云海岳晏咸通此符
武皇之號也

李邵爲賀牧與妓人葉茂蓮江行因撰骰子選
謂之葉子咸通已來天下尚之

綉嶺宮明慶二年置在硤石縣西三里亦有御

湯

崔圓妻在家見二鵲構巢共銜一木大如筆管
長尺餘安巢中衆悉不見俗言見鵲上梁必
貴

李訥僕射性下急酷尚奕棋每下子安詳極於
寬緩往往躁怒作家人輩則密以奕具陳於
前訥親便所及或以其子有非訥志其
志矣

懺之始本自南齊竟陵王因夜夢往東方青光
王如來所聽彼如來說法後因述懺悔之言
覺後卽賓席梁武王融謝朓沈約共言其事
王因茲乃述成竟陵集二十篇懺悔一篇後
梁武得位思懺六根罪業卽將懺悔一篇乃
召真觀法師慧式遂廣演其文述引諸經而
爲之故第二卷中發菩提心文云慧式不惟
凡品輕標心志實由渴仰大乘貪求佛法依
倚諸經取譬世事卽非是爲郗后所作今之
序文不知何人所作與本述不同近南人新
開印本去其慧式二字蓋不知本末也

白仁哲龍朔中爲虢州朱陽尉差運米遼東入
海遇風四望昏黑仁哲憂懼急念金剛經三
百遍忽如夢寐見一梵僧謂曰汝念真經故
來救汝須臾風定八十餘人俱濟

鯉脊中鱗一道每鱗上有小黑點大小皆三十

六麟唐律取得鯉魚卽宜放仍不得喫號赤
鱠公賣者決六十

三原之南薰店貞元末有孟媪者百餘歲而卒
年二十六嫁張咎咎爲郭汾陽左右與媪貌
相類咎死媪僞衣丈夫衣爲咎第事汾陽又
凡一十五年巳年七十二矣累兼大夫忽思
笈獨遂嫁此店潘老爲婦誕二子曰滔日渠
滔年五十四渠年五十二

連山張大夫搏好養貓兒衆色備有皆自製佳
名每視事退至中門數十頭曳尾延頸盤接
入以綠紗爲幃聚其內以爲戲或謂搏是貓
精

昇平裴相昆弟三人俱盛名朝中品藻謂侏不
如儔儔不如侏

貞元十三年二月授許孟容禮部員外郎有公
主之子請補兩館生孟容舉令式不許主訴

於上命中使問狀孟容執奏竟不可奪遷本
曹郎中

鄭致雍未第求婚於白州崔相遠初許而崔有
禍女則填宮至開平中女託疾出本家致雍
復續舊好親迎之禮亦無所闕尋崔氏卒杖
經朞周莫不合禮士林以此多之場中翹首
一舉狀頭脫白授校書郎入翰林與丘門同
勅不數年卒

鎮州普化和尚咸通初將示滅乃入市謂人曰
乞一人直褻人或與披襖或與布裘皆不受
振鐸而去時臨濟令送與一棺師笑曰臨濟
斲兒饒舌便受之乃告辭曰普化明日去東
門死也郡中相率送出城師厲聲曰今日葬
不合青鳥乃曰第二日南門遷化人亦隨之
又曰明日出西門去人出漸稀出已還返人
意稍息第四日自擎棺出北門外振鐸入棺

而逝人奔走出城揭棺視之已不見唯聞鐸聲漸遠莫測其由

張鑑父齊丘酷信釋氏每旦更新衣執經於像前念金剛經十五遍積十年不懈永泰初爲朔方節度使衙內有小將負罪懼事露乃扇動軍人數百定謀反叛齊丘因衙退於小廳閑行忽有兵數十露刃走入齊丘左右惟奴僕遽奔宅門過小廳數步迴顧又無人疑是

鬼物將及宅其妻女奴婢復叫呼出門云有兩甲士身出廳屋上時衙隊軍健聞變持兵亂入小廳前見十餘人屹然庭中垂手張口投兵於地衆遂擒縛五六人瘖不能言餘者具首云欲上廳忽見二十長數丈瞋目叱之初如中惡齊丘因之斷酒肉

天寶中哥舒翰爲安西節度使控地數千里甚著威令故西鄙人歌曰北斗七星高哥舒夜

帶刀吐蕃總殺盡更築兩重壕時差都知兵
馬使張擢上都奏事值楊國忠專權好貨擢
逗畱不返因納賄交結翰續入朝奏懼擢知
至翰求國忠拔用國忠乃除擢兼御史大夫
充劍南西川節度使勅下就第辭翰翰命部
下就執於庭數其罪而殺之俄奏聞帝却賜
擢屍更令翰決一百

至德初安史之亂河東大饑荒地十五里生豆

穀一夕掃而復生約得五六千石其米甚
細復美人皆賴焉

李德裕幼時嘗於明州見一水族有兩足背如
鷄魚身終莫辨之

劉晏任吏部與張繼書云博訪羣材揖對賓客
無如戴叔倫

吉頊之父哲為冀州長史與頊娶南宮縣丞崔
敬女崔不許因有故脅之花車卒至崔妻鄭

氏抱女大哭曰我家門戶底不曾有吉郎女
堅臥不起小女自當登車而去頃後入相

雷公墨雷州之西有雷公廟彼中百姓每年配
納雷鼓雷車人有以黃魚彘肉同食者立遭
雷震人皆敬而憚之每大雷後人多於野中
拾得鱉石謂之雷公墨扣之鎗鎗然光瑩如
漆又於霹靂處或土木中收得如楔如斧者
謂之霹靂楔與兒帶皆辟驚邪與孕婦人磨

服爲催生藥皆有應驗

訶子湯廣之山村皆有訶梨勒樹就中郭下法
性寺佛殿前四五十株子小而味不澀皆是
陸路廣州每歲進貢只採茲寺者西廊僧院
內老樹下有古井樹根蘸水水味不鹹院僧
至訶子熟時普煎此湯以延賓客用新訶子
五顆甘草一寸並拍破即汲樹下水煎之色
若新茶味如綠乳服之消食疎氣諸湯難以

比也佛殿東有禪祖慧能受戒壇壇畔有半
生菩提樹禮祖師腹乳湯者亦非俗客也近
李夷庚自廣州來能煎此味士大夫爭殺飲
之

天授三年始置試術

李延壽所撰南北史因父太師先有纂集未畢
追終先志凡十六載方畢合一百八十卷並
表上之其表云北史起魏登國元年盡隋義

寧二年凡三代二百四十年兼自東魏天平

元年盡齊隆化二年又四十四年行事物惣編

爲本紀十二卷列傳八十八卷謂之北史南

史起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四代一百

七十年爲本紀十卷列傳七十卷謂之南史

南北兩朝合一百八十卷其表云鳩集遺逸

以廣異聞去其冗長揚其菁華旣撰自私門

不敢寢嘿又云未經聞秦不敢流傳輕用陳

聞伏漢戰越

元相積之薨也卜葬之夕爲火所焚以煨燼之
餘瘞之也

李德裕自西川入相視事之日令御史臺榜興
禮門朝官有事見宰相者皆須牒臺其他退
朝從龍尾道出不得橫入典禮門於是禁省
始靜

天寶中有樵人入山醉臥爲蛇所吞因以樵斧
劃腹得出久之方悟自爾半身皮脫如白風
狀

上官昭容儀之孫也其母將誕之夕夢人與秤
曰持此秤量天下文士母視之曰秤量天下
豈是汝耶口中嘔嘔如應曰是

德皇西幸知星者奏曰逢林卽住及至奉天奉
天尉賈隱林入謁遂拜侍御史

睿皇時司馬承禎歸山乃賜寶琴花帔以送之

公卿多賦詩以送常侍徐彥伯撮其美者三十餘篇爲製序名曰白雲記

蓋承禎曾號白雲子也

開元八年穀水夜半漲時伐契丹兵營於彼漂沒二萬人唯行綱夜擣蒲不睡移高獲免

衛中行自福察有賊流於潘州會赦北還死於潘之館置于白塘中南人送死無棺槨之具稍熟時理米鑿木若小舟以爲白土人呼爲

白塘

范液有口才薄命所向不偶曾爲詩曰舉意三

江竭興心四海枯南遊李邕死北望宋珪殂

進士周逖改次千字文更撰天寶應道千字文

將進之請頒行天下先呈宰執右相陳公迎

問之曰有添換乎逖曰翻破舊文一無添換

又問翻破盡乎對曰盡右相曰枇杷二字如

何翻破逖曰唯此兩字依舊右相曰若如此

還未盡逖逡巡不能對

御史舊例初入臺陪直二十五日節假直五日
謂之伏豹直百司州縣初授官陪直者皆有
此名杜易簡解伏豹之義云直宿者離家獨
宿人情所違其人初蒙榮拜故以此相處伏
豹直者言衆官皆出此官獨留如藏伏之豹
伺候待搏故曰伏豹耳韓琬則解爲爍直言
如燒竹過節則爍封演以爲舊說南山赤豹
愛其毛體每雪霜霧露諸禽獸皆出取食唯

赤豹深藏不出故古人以喻賢者隱居避世

鮑明遠賦云豈若南山赤豹避雨霧而深藏

此言伏豹直者蓋取不出之義初官陪直已
有伏豹之名何必以遇節而比燒節之爍也

近代通謂府廷爲公衙卽古之公朝也字本作
牙詩曰祈父予王之爪牙祈父司馬掌武備
象狝獸以牙爪爲衛故軍前大旗謂之牙旗
出師則有建牙禡牙之事軍中聽號令必至

牙旗之下與府朝無異近俗尚武是以通呼
公府公門爲牙門字稱訛變轉而爲衙

官衙之名蓋與近代當時選曹補授須存資歷
聞奏之時先具舊官名品於前次書擬官於
後使新舊相銜不斷故曰官衙亦曰頭衙所
以名銜者言如人口銜物取其連續之意
如馬之有銜以制其首前馬已進後馬續來
相次不絕者古人謂之銜尾相屬卽其義也

薛宜僚會昌中爲左庶子充新羅冊贈使由

州泛海船頻阻惡風雨至登州却漂回泊青

州郵傳一年節度烏漢貞尤加待遇有籍中

飲妓段東美者薛頗屬情連帥置於驛中是

春薛發日祖筵嗚咽流涕東美亦然乃於席

上畱詩曰阿母桃花方似錦王孫草色正如

煙不須更向滄溟望惆悵歡娛恰一年薛到

外國未行冊禮旌節曉夕有聲旋染疾謂判

官苗田曰東美何故頻見夢中乎數日而卒
苗攝大使行禮薛旅視迴及青州東美乃請
告至驛素服執奠哀號撫柩一慟而卒情緣
相感頗爲奇事

沈詢有嬖妾其妻害之私以配內豎歸秦詢不
能禁旣而妾猶侍內歸秦恥之乃挾刃伺隙
殺詢及其夫人於昭義使衙是夕詢嘗宴府
中賓友乃便歌着詞令曰莫打南來雁從他

向北飛打時雙打取莫遣兩分離及歸而夫
妻併命時咸通四年

顧非熊少時嘗見鬱棲中懷綠裙幅旋化爲蝶
張周封亦言百合花合之泥其隙經宿亦化
爲大蝶

胡淵者吳少誠之卒也爲辯州刺史好擊毬南
方馬庫小不善馳騁淵召將吏蹴鞠且患馬
之不便翫習因命夷民十餘輩肩舁據輦攜

杖肩者且走且擊旋環如風稍怠泐卽以策叩其背犯鞭亟走泐用是爲笑樂

三藏謂大乘中及薛婆多部諸小乘經量部師

唯立二藏比西天宗部各異一素怛纜藏此云契經

能契於理及攝生故佛地論云能貫攝故名

爲經佛初成道爲五俱輪等說四諦十二行

法卽三轉法輪經爲首此幻化相而談名幻

性說初成正覺爲諸菩薩稱法界性說華嚴

經譬如日出先照高山爾時聲聞在會如此

方時卽四十二章經爲首開元錄大般若經爲首大二毗

柰耶藏此云調伏如期所應爲調伏故攝論

云調和控御身語等業制伏滅除諸惡行故

律卽以四分戒經爲上首卽佛成道十二年

中說若約教至此方卽遺戒經爲首又律有大乘小

乘律令此律藏卽以菩薩地持經爲首三阿亦名爲論亦名菩薩戒此開元次第也

毗達磨藏達磨此云法阿毗有四義此云對

法數法伏法通法對法向無注涅槃故有又
通釋契經義故此藏亦名鄔波提鑠古云優
波提舍此云論議又曰摩呬里迦古曰摩德
里迦此云本無自佛在世及滅度後大小乘
各有製造不可見其先後若依開元錄卽大
智度論爲首龍樹菩薩造聖賢集傳契經應
頌記別諷誦自說緣起譬喻本事本生方廣
希法論議亦名爲十二部經謂部類也以轉

法輪三周總說十二行相能詮彼教分類故
分十二又破十二有支入十二處所說法亦
爲十二示

王蜀刑部侍郎李仁表寓居許州將入貢於春
官時薛能尚書爲鎮先繕所業詩五十篇以
爲贄濡翰成軸於小亭凭几閱之未三五首
有戴勝自簷飛入立於案几之上馴狎良久
伸鷄蹠翼而舞向人若將語久之又轉又舞

向人若如是者三超然飛去心異之不以告
人翌日投詩薛大加禮待居數日以其子妻
之

濠州西有高塘館附近淮水御史閻敬愛宿此
館題詩曰借問襄王安在哉山川此地勝陽
臺今朝寓宿高塘館神女何曾入夢來軺軒
來往莫不吟諷以爲警絕有李和風者至此
又題詩曰高唐不是這高塘淮畔江南各一

方若向此中求薦枕差參笑殺楚襄王讀者
莫不解顏後因失印求新鑄始添濠字

喬林天寶初自太原赴舉過大梁有申屠生善
鑒人謂之曰惜其情反於氣心不稱質若交
極位不至百日年過七十當主非命咸如其
言後在相位八十七日以七月七日生七月
七日誅

蕭穎士開元中年十九擢進士第儒釋道三教

無不該通然性褊躁忽忿戾舉世無比常使
一傭僕杜亮每一決責便至力殫亮養瘡平
復爲其指使如故人有勸之去曰豈不知但
以愛其才而慕其博奧以此戀戀不能去卒
至於死耳

稽古堂訂正南部新書

辛

宋 錢後人希白撰

明 寓公高承埏較

三銓之士具慶之下多避憂闕除則皆不受對
易於他人

大曆來自丞相已下出使作牧無錢起郎士元
詩祖送者時論鄙之

海內溫湯甚衆有新豐驪山湯藍田石門湯岐

州鳳泉湯同州北山湯河南陸渾湯汝州廣
成湯兗州乾封湯邢州沙河湯此等諸湯皆
知名之湯也竝能愈疾驪山湯最邇京邑帝
王時所遊幸玄皇於驪山置華清宮每年十
月輿駕自京而出至春乃還百官羽衛并諸
方朝集商賈繁會里閭闐咽焉山上起朝元
閣上常登眺命羣臣賦詩正字劉飛詩最清
拔蒙賞之右相李林甫怒飛不先呈已出焉

一尉竟不入而卒士子冤之喪亂以來湯所
館殿鞠爲茂草博物志云水源有石硫黃其
泉則溫天下山泉由土石滋潤蓄而成泉耳
如硫黃煎鑠久久理當集竭湯之處皆不出
硫黃有硫黃之所不聞有湯事可明矣
盧常侍鈺牧瀘江日相座囑一曹生令署郡職
不免奉之曹悅營妓名丹霞盧阻而不許會
餞朝客於短亭曹獻詩云拜玉亭閑送客忙

此時孤恨感離鄉尋思往歲絕纓事肯向朱
門泣夜長盧演爲長句和而勗之曰桑扈交
飛百舌忙祖亭聞樂倍思鄉樽前有恨慙卑
宦席上無聊愛靚粧莫爲狂花迷眼界須求
真理定心王遊蜂採掇何時已却恐多言議
短長令丹霞改令罰曹霞乃號爲怨胡天以
曹狀貌甚胡滿座歡笑盧因目丹霞爲怨胡
天

有范師姨者知人休咎爲顏魯公妻黨顏嘗問
之官階盡得五品否范笑曰鄰於一品顏郎
所望何其卑也顏曰官階盡得五品身着緋
衣帶銀魚兒子補齋郎余之滿望也范指座
上紫絲食單曰顏郎衫色如是

吳行魯尚書彭城人少年事內官西門思恭小
心畏慎每夜常爲溫溺器以奉之淡得中尉
之意一日嘗爲中尉洗足中尉以足下文理

示之曰如此文理爭教不作軍容使行魯拜
曰此亦無憑西門曰何也魯曰若其然者某
亦有之何爲常執僕廝之後乃脫履呈之西
門嗟嘆謂曰汝但忠孝我當爲汝成之後爲
川師

元萬頃爲遼東道管記作檄文譏議高麗曰不
知守鴨綠之險莫之離報云謹聞命矣遂移
兵守之萬頃坐是流於嶺南

駙馬韋保衡之爲相以厚承恩澤大張權勢及
敗長安市兒忽競彩戲謂之打圍不旬餘韋
禍及

呂衡州溫祖延父謂俱有盛名重任而呂氏家
風先世禪誌不假於人皆子孫自撰云欲傳
慶善於信詞傲文學之荒墜也

柳芳上元中爲史臣得罪竄逐黔中時高力士
亦徙巫州因相遇爲芳言禁中事芳因論次

其事號曰問高力士後著唐曆此書不復出
開元皇帝初卽位曾醉中殺一人自此覆盃四
十年不嘗酒味

真定帥王公一日攜諸子入趙州院坐而問曰
大王會麼王曰不會師云自小持齋身已老
見人無力下禪牀王公尤加禮重翌日令客
將傳語師下禪牀受之侍者問和尚見大王
來不下禪牀今日軍將來爲甚麼却下禪牀

師云非汝所知第一等人來禪牀上接中等
人來下禪牀接末等人來三門外接

端州已南三日一市爲之趨虛

南中解毒藥謂之吉財俗云昔人遇毒其奴吉
財得是藥與其主服遂解因名之又諺曰秋
收稻夏收頭卽婦人歲以截髮而貨以爲常
也

長沙岑和尚因問話蹋倒仰山仰山曰直下似

箇大蟲自此諸方號爲岑山大蟲長沙嗣南
泉法名景岑也

安邑縣北門縣人云有一蝎如琵琶大每出來
不毒人人猶畏恐其靈積年也

呂太一爲戶部員外郎戶部與吏部鄰司時吏
部移牒令戶部於牆宇自豎棘以防銓院之
交通太一荅曰眷彼吏部銓總之司當須簡
要清通何必豎籬插棘省中賞其清俊

開元二十七年明州人陳藏器撰本草拾遺云
人肉治羸疾自是閭閻相効割股于今尚之
開元二十八年天下無事海內雄富行者雖適
萬里不持寸刃不齎一錢

開元二年以江寧縣置金陵郡
天寶四載改尚書無頗字爲陂

太平公主之出降薛紹也燎炬列焰槐樹多死
永隆二年七月也

上元二年制勅始用黃紙

李客師爲大將軍卽靖之弟也好從禽人謂之
鳥賊

貞觀末吐蕃獻金鸞可盛酒三斗

景雲二年除賀拔嗣河西節度使節度使自此
始

楊妃本壽王妃開元十八年度爲道士入內

裴子羽爲下邳令張晴爲縣丞二人俱有聲氣

而善言語論事移時人吏竊相謂曰縣官甚
不和長官稱雨贊府道晴終日如此非不和
乎

玄皇嘗召王元寶問其家財多少對曰臣請以
絹一疋繫陛下南山樹樹盡臣絹未窮又玄
皇御舍元殿望南山見一白龍橫亘山間
左右皆言不見令急召元寶問之元寶曰見
一白物橫在山頂不辨其狀左右貴臣啓曰

何則臣等不見玄宗曰我聞至富可敵貴朕天下之貴元寶天下之富故見耳元寶又年老好獻譎出入市里爲人所知人以錢文有元寶字因呼錢爲王老盛流於時矣

河滿子者蜀中樂工將就刑獻此曲而不免當時云聲一去也又北史隋樂人王令言嘗臥於室內其子以琵琶於戶外彈作飜調安公子令言驚起問曰此曲有來遠近子曰頃來

有之令言流涕曰帝往江東當不返矣子問之荅曰此曲宮聲往而不反宮君也吾所以知之尋有江都之變

江南無野狐江北無鷓鴣舊說也晉天福甲辰歲公安縣滄渚民家犬逐一婦人登木而墜爲犬嚙死乃老狐也尾長七八尺則丘首之妖江南不謂無也世稀有耳蜀中彭漢邛蜀絕無唯山郡往往而有里人號爲野犬更有

黑腹尾長頭黑腹間煖黃或於村落鳴則有不祥事

鶴瘡人血能療又說三世人則可唯洛中胡盧生爾

鄭珏第十九應進士十九年及第十九人及第十九年後入相子邁太平興國中任正郎

冀王朱友謙鎮河中常以一鐵毬杖晝夜爲從遇怒者擊而斃之有愛姬極專房因其夫人

之誕日作珠翠衣以獻夫人拒而不納姬乃發怒悉焚之友謙忽聞其臭詢之得實至暮遂命其姬三盃後責人喝起而毬杖破腦矣

洛陽鄭生丞相楊武之後也家藏書法數十軸賈君常得遍閱其尤異者晉衛瓘上晉武帝啓事紙尾有批荅處又有太宗在遼東與宮人手勅言軍國事一取皇太子處置其翰真草相半字有不用者皆濃墨塗殺圓如棋子

不可尋認復有歐陽率更爲皇太子起草表
本不言太子諱稱臣某叩頭頓首書甚端謹
然多塗改於紙末別標臣詢呈本四字
華嶽金天王廟明皇御製碑廣明中其石忽鳴
隱隱然聲聞數里浹旬而後定明年巢寇犯
闕其廟亦爲賊火燬燹仍隳其門觀

鄭綰光中者大中之孫萬壽公主之子自襁
褓至懸車事十一君凡七十載所任無官謗

無私過三持使節不辱君命士無賢不肖皆
恭已接納晚年偃時人咸曰鄭偃不迂平生
交友之中無怨隙親族之間無愛憎及致政
歸洛燕居寢疾卒年八十位至戶部尚書

江淮間多九郎廟與茆將軍廟九郎者俗云卽
苻堅之第九子曾有陰兵之感事極多說茆
將軍者廟中多畫縛虎之象蓋唐末浙西僧
德林少時遊舒州路左見一夫荷鋤治方丈

之地左右數十里居人問之對曰頃時自舒
之桐城至此暴得疴疾不能去因臥草及稍
醒已昏矣四望無人煙唯虎豹吼叫自分必
死俄有一人部從如大將至此下馬據胡牀
坐良久召二卒曰善守此人明日送至桐城
縣下遂上馬忽不見唯二卒在焉某卽強起
問之荅曰此茆將軍常夜出獵虎憂汝被傷
故使護汝欲更問之則困臥及覺已不見二

卒卽起行意甚輕健至桐城頓之疾愈故以
所見之地立祠祀之德林止舒州十年及迴
則村落皆立茆將軍祠矣

胡桐淚出樓蘭國其樹爲蟲所蝕沫下流出者
名爲胡桐淚言似眼淚也以汁金眼今俗呼
爲胡桐律說也

無名異自南海來或云燒炭竈下炭精謂百木
脂歸下成堅物也一云藥木膠所成然其功

補損立驗胡人多將鷄鴨打脛折將此處磨
酒沃之透巡能行爲驗形如玉斲石而黑輕
爲真或有椹體作嘗之粘齒者僞也驗之真
者取新生鹿子安此藥一粒於腹臍中其鹿
立有肉角生是真也一云生東海者樹名多
那 那是樹之節膠採得胡人鍊作煎乾緣生異
故有多說

開元中重沙門一行幼時隣母常濟行貧常思
報之後王姥男殺人請求救行曰要金帛可
十倍酬國法難請姥戟手罵曰何用此爲一
行心計渾天日役數百工命空其室移一大
瓮於中又密遣奴二人持布囊曰汝可往某
方某角有廢園汝潛伺之自午至昏當有異
物至其數七可盡掩之失一則罪汝至彼酉
時果有羣豕至奴獲七豕囊負歸令實瓮中
覆以木蓋封以六一泥朱書咒畢數十其徒

同測詰且中使詔入便殿玄皇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何祥也師禳之乎一行曰後魏時失熒惑至今帝車不見此天警陛下耳臣所見莫若大放天下從之一行歸放一豕出其夕奏一星見至七夕皆見矣

張志安居鄉閭稱孝差爲里尹在縣忽稱母疾急白縣令令問志安曰母有疾志安亦病志安適患心痛是以知母有疾令拘之差人覆

之果如此說尋奏高祖表門閭尋拜散騎常侍又裴敬彝父爲陳王典所殺敬彝時在城忽自覺流涕不食謂人曰我大夫凡有痛處吾卽不安今日心痛手足皆廢事在不測遂歸覲父果已死

懿宗賜公主出降幕三丈長一百尺輕亮向空張之狀如碧絲之貫赤珠雖暴雨不濡濕云以敝人瑞香膏傳之故爾云得自鬼國

狼之狀若狗蒼赤色者最猛每作聲窾皆沸腿
中木筋大如鷄子又筋滿身猶織絡之狀人
或有犯盜諱不首者但燒此筋以煙薰之能
使盜者手攣縮可怪凡邊疆放火號常用狼
糞燒之以爲煙煙氣直上雖烈風吹之不斜
烽火常用此故謂埃曰狼煙也

龍之性虯猛而畏蠟燭玉及空青而嗜燒鷺肉
故食鷺肉人不可渡海

人中時女王國貢龍油絹形特異與常繒不同
云以龍油浸絲織出雨不能濡又寶庫中有
澄水帛亦外國貢以水蘸則寒氣蕭颯暑月
辟熱則一堂之中寒思挾纈細布明薄可鑿
云上傳龍涎故消暑毒也

元和初陰陽家言五福太一在蜀故劉闢造五
福樓符載爲文記

李鉉著李子正辯言至精之夢則夢中之身可

見如劉幽求見妻夢中身也則知夢不可以
一事推矣愚者少夢不獨至人聞之騶皂百
夕無一夢也

蜀東西川之人常互相輕薄西川人言梓州者
乃我東門之草市也豈得與我耦哉節度使
柳仲郢聞之謂幕賓曰吾立朝三十年清華
備歷今日始得爲西川作市令聞者皆笑之
故世言東西兩川人多輕薄

尉有六道入御史爲佛道人評事爲仙道人
京尉爲人道入畿丞爲苦海道入縣令爲畜
生道入判司馬爲餓鬼道

大中年丞郎宴席蔣伸在座忽酌一杯言曰座
上有孝於家忠於國及名重於時者飲此爵
衆皆肅然無敢舉者獨李孝公景讓起引此
爵蔣曰此宜然

劉禹錫言司徒杜公佑視穆贊故人子弟也佑

見贊爲臺丞數彈劾因事戒之曰僕有一言
爲大郎久計他日少樹敵爲佳穆深納之由
是稍霽其威

太和中光祿廚欲宰牝牛牛有胎非久合生或
曰旣如此可換却屠者操刀直前畧不介意
牛乃屈膝拜之亦不肯退此牛并子遂殞於
刃下而屠者忽狂惑失常每日作牛喘食草
少許身入泥水以頭觸物良久方定

杜荀鶴第十五字彥之池州人大順二年正月
十日裴贄下第八人其年放榜日卽荀鶴生
日故王希羽贈詩云金榜曉懸生世日玉書
潛紀上昇時九華山色高千尺未必高於第
八枝後入梁爲主客員外郎翰林學士懷恩
思報未幾暴卒

李英公爲宰相時有鄉人常過宅爲設食客梨
却餅綠英曰君太少年此餅犁地兩遍熟果

下種鋤持收刈打颺訖磴羅作麵然後爲餅
少年裂却緣是何道理此處猶可若對至尊
前公作如此事參差斫却你頭客大慙悚

李齊物天寶初爲陝州刺史開砥柱之險石
中得古鐵犁鏵有平陸字因改河北縣爲平

陸縣

晉公在中書左右忽自以印失所在聞之者莫
不失色度卽命張筵舉樂人不曉其故竊怪

之夜半宴酣左右復自以印存焉度不荅極
歡而罷或問度以其故度曰此徒出於胥盜
印書券耳緩之則存急之則投水火不復更
得之矣時人伏其弘量

胡楚賓屬文敏速每飲酒半酣而後操筆高宗
每令作文必以金杯盛酒令飲便以杯賜之
李素替杜兼時韓吏部愈自河南令除職方員
外郎歸朝問前後之政如何對曰將縑來比

素

李相國程執政時嚴暮嚴休皆在南省有萬年
令關人多屬之李云二嚴休不如暮

元和十五年辛丘度丘紆杜元穎同時爲遺補
令史分直故事但舉其姓曰辛丘杜當入

獨孤常州及末年尤嗜鼓琴得眼疾不理意欲
專聽

杜兼常聚書至萬卷卷後必自題云清俸寫來

自校汝曹讀之知聖道墜之鬻之爲不孝

大中三年東都進一僧年一百二十歲宣皇問
服何藥而致此僧對曰臣少也賤素不知藥
性本好茶至處唯茶是求或出茶日過百餘
椀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椀因賜茶五十斤
令居保壽寺

開元以後鄙常侍拜此官者朝中謂之貂郎也
杜邠公棕位極人臣富貴無比嘗與同列言平

生不稱意有三其一爲澧州刺史其二貶司
農卿其三自西川移鎮廣陵舟次瞿塘爲駭
浪所驚左右呼喚不至渴甚自潑湯茶喫也
天寶十三載始改金風調蘇莫遮爲感皇恩

中書門下吏部各有甲曆名爲三庫以防渝濫
戶部式云安曲西偏桃仁一石安州糟藏越
瓜二百挺瓜荳豉五斗戎州荔枝煎五斗兼
皮密浸四斗甘州冬柰五百顆房州竹鱸五

枚蘭州毬魁

未詳

兒六枚此每年進數余久主

判戶部逐年所土貢此物咸絕但杭州進糟
瓜爾

姚暉爲于頓陝州掾不勝其虐與其弟泛舟于
河遂自殺而死

光化四年正月宴於保寧殿上自制曲名曰讚
成功時鹽州雄毅軍使孫德昭等殺劉季述
帝反正乃制曲以褒之仍作樊噲排君難

以樂焉

孟雲之詩祖述沈千運

景雲二年八月十七日東方有流星出五車至
上台又歲星犯左執法時侍中竇懷貞請罷
所職爲安國寺奴罷職從之爲寺奴不許
章八元嘗於郵亭偶題數言蓋激楚之調也會
嚴維至驛問元曰汝能從我學詩乎曰能少
頃遂發元已辭家矣維大異之乃親指喻數

年間元擢第

巨勝者玄秋之沉雲也茯苓者絳晨之伏胎也
蘇渙本不平者善放白弩巴中號爲弩跖竇人
患之比壯年後自知非變節從學鄉賦擢第
累遷至侍御史佐湖南幕崔中丞遇害渙遂
踰嶺扇動

司空圖侍郎舊隱三峯天祐末移居中條山王
官谷周廻十餘里泉石之美冠於一山北巖

之上有瀑泉流注谷中溉良田數十頃至今
子孫猶存爲司空之莊耳

建中年中大林國貢火精劍其國有山方數百
里上出神鐵以其有瘴毒不可輕採取若中
國之有明君此鐵自流出鍊之爲劍有光如
電切金玉如泥以朽木磨之則生烟焰以金
石擊之則火光迸溢德宗之將幸奉天自携
火精劍出於殿內遂以劍斫檻上鐵後覩應

手而碎及乘輿遇夜侍從皆見上仗之有數
尺光明

羅浮甘子其味愈常品開元中始有僧種之於
南樓寺其後嘗資獻進玄宗幸蜀德宗幸奉
天之時皆不結實

婆娑石一名婆薩石靈臺記云質多者味甜無
毒性溫療一切蟲毒及諸丹石毒腫毒跡折
此石出西番山中澗中有盤形狀礪硯大小

不常色如瓜皮青綠黑班有星者爲上似嵩
山礬石班不至煥爛者爲中色如滑石微黃
輕者爲下但以人血拭之羊鷄血磨一如乳
似覺羶爲妙西番以爲防身之寶辟諸毒也
封抱一任櫟王尉有客過之旣短又患眼及鼻
塞抱一用千字文作語嘲之詩曰面作天地
玄鼻有雁門紫旣無左達承何勞罔談彼
崔郢爲京尹日三司使在永達亭子宴丞郎崔

乘酒突飲衆人皆延之時譙公夏侯爲戶
部使問曰尹曾任給舍否崔曰無譙公曰若
不曾任給舍京兆尹不合衝丞郎宴席命酒
糺來惡下籌且喫罰爵取三大器引滿飲之
良久方起決引馬將軍至罷崔出爲賓客分
司

陸相扈出典襄陵時有士人請謁相國與之從
容因命勸此子辭曰天性不飲相國曰

誠如書言已校五分衆益平生悔吝有十分
不爲書用自然減半矣

盧詹尚書任吏部押官告楷畧其名字體道麗
時謂之真書盧家

袁象先之子義初自大理評事除戶部郎中未
幾遷宣徽使不周載拜宣武軍節度使

隋古堂訂正南部新書

辛終

